午後的天空 ?易予

瀛苑副刊

「溫柔的大男人。」

「這是今天的主題，希望聽眾call pin討論。」

她坐進轉播室，整個下午她都給了這黑黝黝的房間。

「這種男人現在很多，通常是所謂的新好男人。他們其實並不算太壞，只是生活在父權社會下，他們生活週遭欠缺可以比較的對照組－－他們看得起的，都是那群更大男人的人；而女人的標準，他們不是看不起，就是不屑一顧。他們當然有機會改變，但是通常缺乏動力的條件－－他們並不是明顯父權的受害者，但通常是明顯的既得利益者－－你有看過既得利益者改革本身的嗎？除非那帶來更大的利益。」

「溫柔的大男人是什麼樣子呢？通常年紀輕的比較多，因為他們接受了許多新的『男女平等』、『尊重女性』的教育，所以比較不野蠻，但不代表他們不危險，只是延遲發作而已。」

「他們通常真的很『溫柔』，譬如他們很會傾聽。妳說話時，他們會專心地注視著妳，彷彿妳如王后公主一般尊貴（請注意，她們雖然高貴但沒有實權）。他們通常都是標準、公認的尖頭鰻，他們有時會討好地聽從妳的意見，讓妳覺得備受尊重，甚至受寵若驚。他們也對妳很好，很體貼，讓妳很感動，很『女人』。自己的小脾氣、任性、驕縱、鬧彆扭，他都一肩承擔，甚至妳會產生一種暈眩－－我願意放棄我的事情，只要他一直對我溫柔，跟我在一起。可是有時候，妳會有點搞不懂，為什麼跟這麼『好』的男人在一起，總覺得自己缺了點什麼？」

她一邊說，一邊想到，作這個地下電台的主持人，也滿兩年了。離開他以後，兩年來，她與電台同進退。她有一份正職，在電台，二份兼差，保險和直銷。正職的薪水捐給電台，兼差養活自己。朋友曾問她為什麼？她有時引經據典地辯護著自己的固執，有時也心虛地說不上來。有時看著別人享福，不禁也要問問自己為了什麼？也會驚覺自己雄辯滔滔的理由下，是有那麼點不堪詢問的。但是能明白自己的感覺，儘管時

而混亂、衝突，兩年前的自己卻是辦不到。坐在這個黑黝黝的房間內，每個禮拜兩小時。通常不會有太多人Call pin，這個時段恰好是主流電台的強打時段，所以她總是不斷地說話，偶爾放一些非主流的歌曲，廣告的內容往往是一些婦女活動。一開始接主持，她只能冷冷地搞笑，漫無邊際地談讓她覺得自己有點蠢。有一天一時無話，在短暫的停頓之後，她脫口說了「今天天氣真好」，當天收工回家洗澡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濕淋淋的頭髮披掛在臉上，突然蹲在蓮蓬頭下，覺得自己好狼狽、好難為情，哭著打自己的頭。剛離開他的那陣子，她會閃躲鏡子中的自己，總匆匆整理一下儀容，就逃離鏡子，好像自己是怕現出原形的妖怪。

總缺乏自信。一直以來，她都在他的注視下照著鏡子。她看著他梳理打扮自己，想像他如何凝視自己。她總思索著要穿哪件禮服參加宴會，誰是他的上司，誰是他的敵人，重點是她該說些、做些什麼。一整晚未開始的進對應退令她神經緊繃，而接下來的是評分－－他的表情好惡宣示著對她的滿意度。她總希望能令他滿意。回想起來，她覺得自己與其說是妻子，倒不如說是渴望得到讚美的女兒。

下一週，她請假。她想電台會找誰代班，她打開收音機。那天午後的天空，她缺席，電台也爽了約。電台與她同進退，她想。

硬著頭皮上。回到只有一盞小燈的播放室，黑暗而安靜。對著孤立的麥克風，斷斷續續，說著自己心中零碎的想法。當她又感到無以為繼時，赫然發現房中有人看著她。她一驚抬頭，才發現是自己。微光與黑暗使玻璃成了鏡子，映照出她的影像。這一分心，那份無以名之的羞赧，突然失去了蹤影。她看著自己，說著離開他以後的生活，當下工作的心情也說了出來，她老實承認自己的脆弱與徬徨。也許是傾吐後的舒坦，她端詳鏡中的自己一會兒，俏皮地問：「妳想不想也說句話？Call pin進來吧！」。鏡中的「妳」淺淺笑一下，然後笑爆了出來。麥克風發出尖銳的金屬音劃過天空，也許是共鳴，她想。

那一刻，她忘記麥克風連接著整個天空，忘記她是節目主持人，也忘了自己－－過去的自己。

一首歌的時間，她平息了播音間的混亂與同仁的詢問。

那天，節目快結束前，她連續接了三通Call pin。

那天起，播音室裡都是兩個人－－她與「妳」之間的秘密對話。

「我們來看看所謂『溫柔』的背後是什麼？在妳耍脾氣時，他就默默承受，在妳心裡不高興數落他時，他沒有生氣，也沒有回嘴的這種情況。他怎樣看待妳呢？會不會是因為妳是一個『女人』，而『女人』總是會這樣－－任性、撒嬌、耍脾氣－－『反正女人嘛！何必去計較呢？』對於這個說法，妳有何記憶？與『她是女性主義者，所以她一定幫女人說話』比較起來，有多大的差別呢？如果，我說如果，妳沒有『任性、撒嬌、耍脾氣』的『女人通病』，也先別高興，妳的尖頭鰻也許稱讚過你這一點，『妳跟我遇見過的女生不一樣……』，可是如果妳有時候一樣呢？「又來了……」他輕輕說，妳沒有聽見。（妳曾因自己的情緒被歸因為月經來了而很氣很氣？），不管妳受的怎樣的待遇，是不是都因為妳的名字是「女人」呢？想想，妳能和妳的他平起平坐的談論事情嗎？我的意思不是他靜靜的、「溫柔的」傾聽，而是他對妳的態度像是和一個很有辦法的男生談話一樣，是一種尊重，而非一種特別的寬容。他真正思考著妳的話，真正向妳提出各種意見，包括同意或不同意，讓妳覺得受到重視，覺得妳的話很值得聽，而不是一如往常一樣說完妳的「建議」或「心事」（妳的話總是「建議」，而不是「意見」），像是認可般的點頭，妳就因此帶著滿足的笑容了嗎？如果他沒點頭，沒微笑呢？如果妳是有能力的女生呢？妳平時所受到的尊重多，還是敵意多？尤其是和一個跟妳能力差不多的男生比起來？」

「如果最後一個詢問，妳的答案是後者，那麼，我們是不是活在一個溫柔的網下？」

之前，她是網中的魚，更之前是一尾在魚缸中悠游轉圈的魚。網中的魚懂得掙扎，魚缸的魚每天等著餵。這是她對於自己過去的定義，然而過去儘管不堪，過去的總過去了，如果現在是不堪的，至少自己還有感受不堪的自覺。兩年來，每週兩小時的秘密對談，一點一滴地整理出真正自己的身影，就在這間黑黝黝只有一盞小燈的房間。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，電台的工作人員都以為「妳」是指整個天空下的聽眾。只有她知道這個「妳」，是她苦心孤詣呼喚出來的。以往在他的凝視下，鏡中的影像都是芭比娃娃－－永遠微笑著－－她心中只有他的聲音與他的表情，因為他要的是芭比娃娃，不是「她」。他愛的是虛幻的投射，任何人都難以接受，她拒絕思考這一切。直到某天赴宴歸來，她一邊卸妝，一邊聽著他批評著宴會上的人事，鏡中的人不住發出「嗯嗯」，表示專注地傾聽。卸妝棉滑過她的眼瞼和嘴唇，她看著這兩個部位與臉上膚色的差異之大，如同在一個人皮面具上開了三個洞。鏡中的人肩抖了抖，突然呵呵笑

了起來，他說：「妳笑什麼？」，鏡中的人沒有反應，只顧自己笑，眼淚劃破濃妝，卸妝棉用力在臉上亂塗，似乎要抹去什麼。鏡子中，他跑過去捉住她的肩膀，她掙脫開來，隨手拿起桌上的瓶罐往鏡子一砸－－鏡中所有的人影都成玻璃碎片散落在地上，她在一片破裂的鏡子上看見自己半邊殘缺的臉。

等到她醒了，他和小孩站在床邊－－小孩喚醒了她。他一臉嚴峻地說著醫生說她壓力太大，要她好好休息什麼的。她沒仔細聽，她看著孩子疑惑而害怕的眼神。孩子怕會失去她。明白騙不了自己，只是令她悲哀的是，為何她總要騙自己呢？

「想想，他真得認真地去關心、思考過妳難過的原因嗎？還是說難聽點，他是在打發妳，且自己覺得自己做得很好、很對，是一個標準的好男朋友、好先生。可是，我記得整本維特的日記幾乎都是一個小男生在說自己的痛，他似乎沒有時間去替綠蒂好好想想，而總是自戀地喊著求愛的口號：『愛我吧愛我吧』。他是維特嗎？還是妳是綠蒂？會不會他溫柔的微笑，令妳所有的不滿，都因妳的『仁慈』而通通化作不忍心？妳的話要經過某種審定，如口罩般地罩著妳的嘴巴，剝奪了妳自由暢快的發言權，其實妳只能講他要聽的、他想聽的，說了點意見，他或許不會生氣，可是他會認為妳是錯的，儘管他可能沒說出那個字，可是當妳因他的不重視而氣哭，他或許一如往常輕輕說『別哭、別哭』，令妳感覺到妳好像是『婦女病』又發作了一般，就這樣哄著，宛如妳還是個小女孩，可是妳說出妳對他的不滿了嗎？還是妳的不忍心又暗暗地令妳吞了回去，並試著告訴自己，他是愛妳的，因為他這麼溫柔有耐性，雖然－－他聽不懂妳的話，以為這樣就能讓自己看開點。而或許有那麼一天，妳在某次摔了幾個盤子的吵架中，妳脫口說出哽咽了很久的話，他被妳激怒，大聲抗辯，並顯得傷心，他的樣子妳也很心痛，竟又不忍心，『夫妻都這麼多年了・・・』他說。妳又點了點頭。漸漸承認成為他的太太，有時也得看看他的臉色了，有時也得讓他認為他真的很『好』，也得令自己相信這一套，否則日子太難過……」（上）